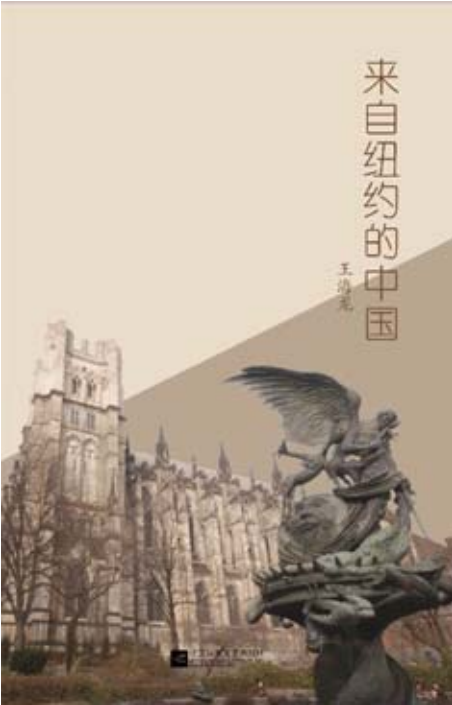


中國自紐約來

讀《來自紐約的中國》

江敬梓



最近颱風間隙,讀到了一本新書《來自紐約的中國》。書名好怪,但很醒目,一看難忘。

這是個散文隨筆集子。作者王海龍的文章在京滬報紙上時常讀到,所以新書拿到手我就急着翻。這一翻就沒放下。一兩天讀完了有點兒後悔:漫漫長夏,該慢慢消遣。所幸這裡面的文章都還耐讀,有的更是資料性的值得一再品味。讀完放了兩周,今天再讀仍有常讀常新的雋永感。覺得值得推薦給愛書的有緣人。

這本書大致上分成了四個專輯。第一部分是著者喜歡寫的跟紐約文人交往的獨家故事。以前在《北京晚報》和《文彙報》《新民晚報》及其他報刊上讀過王海龍的一些這類文章,這次集中在一起,啣接上更有文氣和連貫性,讀來更覺過癮。

紐約是個大碼頭,作者王海龍在紐約跟文壇前輩夏志清、董鼎山等人皆有交往進而為文友。夏志清曾為他的書寫過序言和評論,他也

跟董鼎山合著過書;去年王海龍出版《董鼎山口述歷史》在海內外讀書界影響很大受到追捧。在這本新書里,他回憶了跟夏志清董鼎山往還的溫馨歲月 and 往事。同時,他也回憶了兩位文壇老人最後的日子和彌留辰光,讀來感人至深。王海龍還是董鼎山委託最後文集的編者,這些文章里面的內容很蘊藉而且都是獨家的回憶。這一輯對這兩位文壇前輩一生的治學和做人都有不少重要描述和介紹,對國內讀者瞭解海外漢學及比較文學,對瞭解這一輩學人的生涯和世事滄桑都有不凡的意義。除了這些文壇宿毫,作者也寫了紐約的文壇往事和文史故事等,都頗值得一讀。

本書第二個部分側重於寫中西文史事實和文化

交流史上的往事鉤沉及其在今天的意義。作者立足紐約,寫了不少清末至今天讀來如雷貫耳的人和事。這些文字以散文的筆法但夾雜嚴肅的考據,不只是寫隨筆而旨在寫文化誌。這是一組頗見功力的人物生平和實證分析的文化散文。不同于一般散文寫作,作者對所寫的人物史實都親自踏訪做了田野工作,他從李鴻章寫到宋美齡、張學良,從徐志摩林徽因寫到賽珍珠,又寫老捨、林語堂、葉淺予、項美麗、史景遷等。書中看出,王海龍主業是人類學,他是位學者型作家。寫上述人物事件他不流於文學描寫而是都有實證實物及實據。對歷史人物和遺迹甚至李鴻章文物宋美齡曼哈頓故居及其紐約州墓地作者都親自踏訪。寫老捨和葉淺予等他都親自登門他們的紐約故居感知並還原傳主的生活感受。寫徐志摩往事則採訪他的獨子阿歡徐積鎔和孫輩,寫史景遷則多次親自與其接談。寫張學良也曾親自見過面並親自考察了他西安事變的文件等等。所以這裡面刊載的雖是散文,但用的是史筆。這裡面的文章可以佐證歷史,當做史實來讀。

本書的第三部分是一些人類學視野下的文化評論和大都會文薈等篇什。作者曾經用文化考古學還原的方法挖掘出了一位豬仔華工捐獻建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歷史。在這本書里他又延續揭櫫了建系後的故事。此外,他也談及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出中國書法唐楷和宋朝皇后“楊妹子”書法以及古代中國連環畫展出紐約的盛況。他用人類學理論談及日常生活現象的一些隨筆也極為發人深省。

此書第四部分則是作者寫的一些時事隨筆和文化評論。這部分內容讀之痛快淋漓。作者直面當前中西文化的一些問題,談今日美國,談留學、談中美“大媽文化”、也談文化衝突和種族問題。作者文筆詼諧幽默,寫他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家“串門”的經歷,也寫紐約的詩人角、莎士比亞在紐約、普利策獎秘辛,同時也寫他的高考和馬克吐溫的神秘關聯。這部分也有作者人生經歷和腳步的回顧及憶舊之作。其內容也很有可讀性。

而這本書的最後部分是作者讀經典的一些隨筆。它主要圍繞《紅樓夢》和《水滸傳》。其中有考據也有史實和辨析,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諷諭人物並立體還原時代背景。作者本來治文學,後來改治比較文化和人類學,因而此書中隨處體現出文學和文化史、比較文化的有機結合。不同于一般作家寫隨筆散文,這本書有着歷史的深廣和文化學理論的貫串,有高屋建瓴的視角。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並沒有故作艱深埋首高頭講章講道理而是深入淺出引導讀者出入文史、寓教於樂,在愉悅的巡遊中潛移默化體悟歷史和人生。

古人作文強調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而真正有力的文字也應是百煉成鋼化為繞指柔。因此,好的散文應該是不賣弄、崇自然,讓人讀後餘音繞梁還想不斷回顧並常讀的文字。

根據出版社介紹,此書是作者的第九本散文隨筆集。作者是暢銷書《哥大與現代中國》(有上海和台灣兩種版本)的作者。他其他深受讀者喜愛的著作還有《紐約意識流》《從海到海》《無帆,遠航》《遭遇史景遷》《雪雪芹筆下的少女和婦人》《哈德遜河畔的揚州》等。

這本《來自紐約的中國》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它裝幀舒展大方,印製疏朗典雅,使我愛不釋手。總的看來,這本書的內容思接千古、域涉中西,視界獨特而且文筆讀來使人歡愉。所以我推薦海內外的讀者有機會一讀這本使人耳目一新的集子。作者:江敬梓

我家與動物園只隔一條路。以前,每到傍晚,經常會聽到虎嘯,先是拉長的調,接着是幾聲高音,形成了迴旋的合唱。最近,伴着絲絲涼風,聽到的是一陣陣撕心裂肺的聲音。

一只東北虎蜷縮在動物園的鐵籠里。白天,它在遊客的圍觀中沉默地邁着步子;夜里,它定然是孤獨了。除了對一座山、一片林本能的向往,我知道在它兇猛的身體里還藏有對另一只雌虎的想念。

它們是一對夫妻,雄虎十分高大威武,披着黑黃分明的皮毛。額頭上顯著的黑色“王”字條紋,刀刻一般,犀利的目光充分展示了這種頂級肉食動物的力量和殺氣。雌虎體型稍小一些,喜歡把圓頭依偎在雄虎的脖子下,打着哈欠,眯着雙眼蹭雄虎的身體,或者互相舔舔鼻子,那種氣味的交流,伴着呼嚕呼嚕的聲音,像戀人的吻和私語。多數時間它們都趴在一起,在陽光下慵懶地睡覺,偶爾瞧瞧來來往往的遊客。

一個月前,它們隔籠獨居了。雄虎

虎嘯

何麗



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氣,踉踉蹌蹌地在籠子里來回走,從它的眼神中看得出它想衝破籠子,渴望去親近雌虎。雌虎走過來,它們嗅着對方,用身體蹭着籠子,仰頭長嘯。聲音隱沒在彼此的心碎中。

我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雌虎不見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雌虎消失得連一點影子都沒留下,完全沒有痕迹,甚至帶走了它們慣有的氣味。

雄虎看着空落落的籠子發呆,它心里那種翻江倒海般的難受來自哪里?我想那份思念的情愫一定很深。

我的心頭不禁泛起陣陣酸楚,最深的痛苦固然是別離。雄虎變得讓人格外傷痛,整個世界也開始傷痛……在這個城市的動物園里,孤獨的它,每

到夜深人靜時,便發出充滿壓抑和悲涼的長嘯。那是真實的孤獨,來自萬物,也來自它的內心。

退一步說,人是否能適應這種處境呢?如果說能夠適應,那大概是不完全正確的。我想象不出就在它悲鳴長嘯的那一刻,有多少幻想、掙扎和無奈,苦難何時結束。它們像人們說的已經適應環境,因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它們的生存狀態,由不得自己選擇,而只能被迫接受。它們的身上存在着各種本能的匱乏。也許幾周後的野性沖動,已被一種沮喪情緒所代替,已脆弱無力。失去了對過去的回憶,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越來越沒有了血肉。

我去探望了它幾次,用意念的手去撫摸雄虎的頭頸。安慰它。也許是我的聲音充滿了感情的力量,它聽了我一陣兒,伸過鼻子湊近聞我,它已魂銷形瘦。我們的氣味、皮膚、聲音在風里交流着。

它沙啞地低嘯着,從它的嘯聲中,可以聽出我能理解的人類的語言。它的家在大山深處,它需要的是自由、同

伴、森林、河流,它是王者,它有生兒育女的資格和權利。可是,它連關在一個籠子里的雌虎都失去了。

那天深夜,一個悠長的聲線,憤怒低沉,好像是流動的悶雷。幾乎用盡了所有的力氣,擊月亮,擊星星,擊夜空,擊生命。越擊越輕,越擊越弱,越擊越黯淡,漸漸與夜協調一致了,沒有了障礙和隔閡。

透過窗戶,馬路對過的動物園在樹木的遮掩下黑乎乎的。冥冥之中高低語音的虎嘯聲進入了我的耳朵、我的大腦、我的心臟、我的血液,以另一種方式撤退……

繁星點點,孤獨的虎嘯劃破黑夜再一次傳入我的耳朵,城市繁華殆盡。作者簡介:何麗,媒體資深撰稿人、專欄作家。

閨蜜阿蘇新得了個小院,得意得不要不要的,整天在朋友圈里曬圖,不遺餘力地拉仇恨。

兩間虎皮石屋,一個開滿鮮花的小院,屋前溪水潺潺,屋後青山如畫,不遠處就是大海。誰不眼饞!換了你,還不定顯擺成啥樣!

閨蜜么,她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她的小院,還不就是……我的。

小長假,隨她去那個叫溫州洞頭白迭村的小院。她的大奔車里,鏗子罐子鐵鍬鋤頭,滿滿當當,她收拾半天,才騰出一小塊,讓我跟她收籬的寶貝擠擠。得,我就委屈一小會兒,沒事,誰叫咱是閨蜜。

她說:你小心着點,別把我的寶貝擠壞了!說着,把一個豁了口的湯罐放到我懷里,一會兒,又從腳邊捧出一捆花苗攔進我懷里。

嗨,就這些粗壇破罐,至於么!還真是閨蜜!沒法子,她從小欺負我,習慣了!我忍,我忍還不行嗎?-----這話她常說,我聽慣了,隨手一搬,順溜。

沿環島公路走,路是新修的,很平坦,可不時有拐彎,她的寶貝就不停垂憐親吻我,沒多大會兒我就頭昏腦脹。終於,聽她說,到了。總算長長舒了口氣。

小院收拾得很整潔了。年代久遠的虎皮石屋,牆面清理過了,油了清漆,仿佛把歲月的包漿凝固下來。屋前加了玻璃迴廊,廊下,阿蘇的先生灰哥和女兒妍子,還有幾個朋友坐着喝茶聊天。原木的茶案上披着靛藍的茶旗,白陶的茶具里,青煙裊裊,盈盈茶香撲鼻而來,茶凳上軟軟的坐墊和抱枕,是雪白的棉布做的,上面是十字綉的幽蘭,一看那密如絲的針腳,就知是她的手筆。案上粗陶罐里,插着一枝滿是花蕾的桃枝。粗陶的拙,和桃花的嫩,映襯出一種侘寂之美。

牆上,幾個青竹片做成的花籃,緊緊摟住似乎要噴薄而出的藍雪花,仿佛一不小心,這群藍色的小精靈就要跳下地奔出門玩耍; 蔴繩編成的網袋兜着玻璃花盆,懸在牆邊的茶櫃上,嫩綠的小銅錢擠挨挨在一起,說着說不完的悄悄話,任誰也扯不開。

屋外,一圈碳木柵欄還簇新着,上面已爬滿了嫩綠的青藤,打着捲兒的尖芽正使勁往上竄,前呼後擁,你追我趕,好不熱鬧。問阿蘇,這種的啥藤?她正忙着搬那壇壇罐罐,扭頭看一眼,道:野生的。

柵欄邊,一排長方形的木盆里,呈品字形擺放着,各色月季開得熱烈,碧翠絲,亞伯,青金石,要么昂首挺胸的,要么探頭探腦的,好像有無窮的力氣,要從層層疊疊的花瓣里發散出來。幾只粉蝶扇動着薄翅輕拍花瓣,蜜蜂嗡嗡藏匿在花蕊中。細看那木盆,竟是某種葡萄酒的包裝盒,真不知她從哪里弄來這許多!

石屋內鋪了地磚,靠窗的地方做了一片榻榻米,淡綠色的葦蓆散發着淡淡的草香,幾個大坐墊和抱枕隨意排放,打一打坐,歪一歪葛蔓躺,都是極好的。隔簾用了青花粗布,下沿挑出一指長的流蘇。湊上前一摸一看,平整,細緻,一看就知是費了功夫的,這手藝這耐心,除了阿蘇,沒誰了。

掀簾上樓。木梯已換成了光滑如鏡的花崗岩,加高了的樓層明亮開闊,簡約

只見她手中的掃把上,一根細藤牽着一個毛茸茸的小葫蘆。那掃把原本靠在籬笆邊。嗨,一個來串門的小客人。閨蜜把掃把輕輕放回去。我伸手想摸摸那茸毛,她一巴掌下來:不能摸,摸了就長不大了!籬笆那一邊,住了一對六十多歲的老夫婦,他倆端着碗站在門口,邊吃邊看着我們笑。

車上的壇壇罐罐,都到了院子里,擺成一長溜。這些酒壇,普普通通,甚至



的傢具,薄紗的窗簾,微風一蕩一蕩地穿行其間。推開門是個大大的陽臺,高大的香樟樹遮蔽了半個陽臺,樹蔭下兩張搖椅,一張古船木做成的長幾。另半個陽臺空置着,憑欄而立,視野開闊。屋前石拱橋下,溪水潺潺,幾只麻鴨撲騰着,嘎嘎嘎,鬧得正歡;紅楓林枝繁葉茂,綿連成一片碧綠的海;山頂上,十八個巨大的風能發電風車徐徐轉動着白色扇片,碧藍的天空下,平添了幾多童趣趣味;遠處,大海潮起潮落,濤聲高一聲低一聲傳來,仿佛伸伸手就能觸摸到海的呼吸。

突然,她在屋後驚呼。趕忙跑去,看,

有些醜陋,能做啥?

“當花盆唄,這裡,這裡,還有這裡,都擺上,種上鐵線蓮,種上三角梅,種上波斯菊,對了,還有烏蘿,好看吧!”阿蘇比劃着,一臉興奮。

“壇口这么小,也能種花?”

她也斜了我一眼,說:當然要割掉才行!

這可怎么割啊。她轉着圈兒想辦法。然後又打電話給朋友,讓他們幫忙。聽說要找個割酒壇的,朋友都不知道哪里找。再聽說酒壇是用來種花的,朋友便自告奮勇地說,不用割,我馬上買一

些花盆送去。她憤憤地說:我要那種花盆還用得着你買!

她出去“找辦法”。我和妍子在院子里等。兩人面面相覷,不信她能找到什麼辦法。突然,靈光一閃,兩人對視一眼,懂了彼此的心思。

試試?

試試!

妍子進屋拿了小鐵錘,我到角落抓了塊舊毛毯(想不出她想用這毛毯做什么),舊毛毯包住酒壇,上面露出一塊,妍子輕輕揮了下手錘,當地一聲,酒壇紋絲不動。太輕了,我來!當當當,沒動靜,這酒壇還挺結實。當!酒壇碎了一地,嘿!我也沒多用力啊!毛毯根本沒盡到護衛之責。

咋辦?

還能咋辦,毀屍滅迹!

舊毛毯包起碎片,兩人各拎一邊,匆匆穿過石拱橋,鑽進紅楓林,拋“屍”荒野,再裝着若無其事地走回來。

半路上,碰到阿蘇抱着一大捧紫色的花,步履輕盈,微風撩撥着她的粉色的衣袂,步步生蓮。午後的陽光在她身上渲染出一片眩目的光芒。心懷熱愛的人,大概都是這樣自帶光芒吧!看着她翩翩而來的樣子,突然想起詩經里的那首詩: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偕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偕兮。

她身邊跟着一個手里提着切割機的老伯,古銅色的臉上,笑紋如蕩開的漣漪。我忽然貪心了:要是他手里牽着一頭牛,該是多美的晚歸圖。

黃昏後,她坐在小凳上,哼着小曲,施施然地給割好的酒壇加土,栽花,再一盆盆擺放成她想要的樣子。突然有些感慨:都說夢想有個開滿鮮花的小院,其實不就是貪戀她的這份怡然閑適,向往這種“質樸如泥土,奢侈如十萬朵花”嗎!

當她讓我給她的小院取個名字時,我脫口而出:十畝間。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想想都讓人心醉。

小院是灰哥費盡心思租來的,是他送給她的銀婚禮物。相守經年,滄過桑過,千帆之後,給你一個開滿鮮花的小院,一份蒔花弄草的安逸和悠然,何等奢侈!

阿蘇想把這禮物與身邊的人共享,讓紅塵里摸爬滾打得蓬頭垢面的人,也能偶爾從生活的繁亂中探出頭來,停一停,慢一慢,歇一歇,享受與花草相親、有泥土芬香的美好。

作者簡介:施立松,中國作協會員,溫州市洞頭區作協主席,洞頭區文聯秘書長